皇明嘉隆疏抄

禮部尚書臣汪俊謹

題為俻省陳言以復初政以光

聖德以答天戒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

抄出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秦金等題光

該禮部咨為　勑諭事節該本部題奉

欽依　上天示戒災異頻仍朕心憂惶特降勑諭恩

與在京在外文武群臣同加俻省凡關係吏治

民隱興利除害政務俱要着實舉行以回天意

欽此欽遵備行前來臣仰窺

聖心遇災知懼即古帝王勑天時幾之心也臣等仰

惟　朝廷四方之準君心萬化之源皇極建而

休徵乃應中和致則位育自臻粵自
皇上入繼大統以來昭德塞違厲精圖治革積年之
宿弊復
祖宗之成規動無過舉宜足致祥頃自去歲迄今四方頻告災眚風潮水患之非常氛霾旱熯之繼作加以盜賊竊發胡虜跳梁循省咎徵皆臣等不能將順　德意病國厲民之所致也敢不痛懲已往思補將來於凡軍民利病吏治得失可以便宜興革者畧以次第舉行其於事關重大者各另條具奏　請外臣等復有一得之愚敢爲　九重之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言

保終之難不可一日而或懈也竊觀
陛下臨馭未幾政漸勿終故天心仁愛特示警懼焉
以民貧財盡賦重役繁嗟怨之聲足以上干和
氣
陛下可不惕然慎終如始以慰答天人之望歟臣請
試言之
陛下登極之詔百度咸貞天下拭目想望至治比來
凡百舉措多與　詔旨背馳百司罔遵萬民失
仰此　詔令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罷逐庸回任用耆舊
內閣部院之間極一時名德之選蓋

陛下在藩邸之時已先知諸臣之賢故用之而不疑
如大學士楊廷和等嘗 召見便殿詢以機務
可謂信用得人矣記曰敬大臣則不眩夫所謂
敬者聽其言行其計不徒體貌之而已也比聞
諸司章奏不關 內閣票擬
旨意或竟從中改師傅重臣諮訪踈闊至有緊切事
情不同疏請
陛下徒答 溫旨未見依從此必左右計竊政柄而
讒言得行乎其間也盖大臣必有自安之勢而
後可以責其體國之忠
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可以遂其欲為之志今觀

敬而心疑各任而實阻則諸老臣者咸懷顧慮
有志求去
陛下欲誰與共理也此任賢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
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求治如渴聽言如流九卿科道凡百
建議朝請暮報未有不允納者比來諸凡政務
但干涉戚畹宦寺雖九卿奏執科道交章一則
曰已有旨了二則曰已有旨了事若遂非跡同
拒諫此聽納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鑒 先朝名器之濫冗食之繁凡傳
陞乞陞官校匠役人等一切釐革儲蓄稍充

國計有賴曾不幾時復蹈故轍比來宦戚之家
藩邸之臣或爵以侯伯或官以錦衣至如已故太
監趙山等弟姪趙雲等相繼陳乞亦得千百戶
之除爵非平亂祿非軍功日新月盛無有紀極
是　朝廷之名器益濫而府庫之儲蓄愈缺將
何以勸功而給用乎此慎惜不能如初未慰天
人之望也
陛下登極旬日科道糾劾奸黨巨惡但
命錦衣衛拿送都察院鞫問刑部大理寺擬平人謂
積年墜典一旦舉復比來機密重情俱下鎮撫
司問臺諫論列而不從法司執奏而被詰此法

守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 命戶部將 御馬塡上等倉場正
德十六年合用糧料草束比常減半坐派以蘇
山東河南北直隷小民困苦

恩至渥矣其以後年分仍令科道官備查馬匹牛羊
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免冒濫事方舉行人皆
欣然乃因太監閆洪等飾辭瀆 奏遂寢查覆
積弊猶深此恤民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查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回回人于
永等禁黜左道一歸於正比來誤聽太監崔文
蠱惑之言乃於 禁嚴之地脩設齋醮或晝日

而罷或連日不止耗蠹財用瀆
宮庭此崇政不能如初未慰天人之望也
陛下即位之初　神氣精明體幹充盛仰瞻
天日之表鬱有松栢之姿比來　聖躬時或違和
天顔未能如舊豈富盛之年忘在色之戒歟燕閒之
地違養心之道歟此保固不能如初未慰天人
之望也凡此有一皆足以干和氣況兼之乎是
未可諉為適然之數而勿加之意也中外皆曰
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
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也
臣等切惟政不可一日不在

朝廷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
朝廷者非必天子獨運也以機務之繁多也設公
卿以代理之慮視聽之壅蔽也設臺諫以糾察
之股肱有託耳目有寄是謂政在　朝廷主威
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
操此術而已不然則　內庭外朝之勢隔而信
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名
曰總攬而權實移於下矣伏望
皇上上憂天命下悲人窮思　九廟付託之重念萬
姓仰戴之勤側身思過脩德格天重
詔令以彰天下之大信公賞罰以示天下之無私時

召大臣諮訪治道票擬付之　內閣勿因請謁而
中改刑獄付之法司不以喜怒而他移科道論
列可行者務見於施行諸司奏執當從者毋拒
以前旨停止齋醮而斥蠱惑之奸如崔文者決
不可貸也慎重名器而禁傳乞之濫如趙雲等
決所當革也查點倉場馬牛減派糧料草束必
使戶部舉行毋因浮言廢格至于寡欲乃養心
之要術女色為伐性之斧斤此尤
陛下所當兢兢戒懼不可須臾忽忘者蓋人當血氣
未定之時正加意培養之日使嗜欲能節於壯
強則精神自固於永久萬一後時而悔噬臍無

及矣伏望

陛下保嗇 聖躬深自愛惜見可欲之事則思曰恐戕生也居得肆之地則思曰恐損德也嬪嬙進御以時寢食順養有節慶蠖濩猶在廣庭慎幽獨如 臨師保則 聖壽萬年之固可必子孫千億之祥可冀矣以上數事乃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

陛下於萬幾之暇虛心省覽決意施行將見天人慰悅和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等分忝臣鄰義關休戚惓惓犬馬戀主之情無任懇悃願望之至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南京禮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秦金等題為脩
省陳言復初政以光　聖德合
天戒數事及稱為
宗社之至計安危之大幾保邦之要道望
陛下於萬幾之暇省覽決意施行將見天人慰悅和
氣流通災異潛消休禎協應一節忠愛至誠溢
於言表除本部幷各衙門先已題奉
欽依各另欽遵外合無候　命下之日仍行各衙門
幷咨南京禮部轉行各衙門各照先奉
勑諭內事理著實脩省勉脩職業以消災異其有未

盡仍聽各衙門另自具奏施行尤望
皇上悉情省覽前項章奏一一見之施行不以泛言
視臣下而以實德答
上天如此則上下交脩一以真誠和氣未有不應而
災變未有不消者也
嘉靖二年八月初三日奉
聖旨是事關朕躬的自有處置各衙門官員著同加
脩省以消災異

禮部右侍郎臣李時謹

奏為廣聽納亟袪時弊以彌災變事臣伏見本年

三月二十三日夜

仁壽宮災變異非常中外驚駭次日欽奉

勅旨命文武百官痛加脩省以回　天意臣仰窺

聖心遇災而懼側身脩行雖古之聖帝明王不過是

矣臣聞變不虛生皆由人作和氣致祥乖氣致

異感召之機有不容於毫髮爽者

皇上踐祚以來奉　天勤民法

祖敬　宗親賢講學納諫弘仁真可匹休堯舜禹湯

文武漢唐宋之英君在所不論宜乎天人協應

禎祥迭見頃乃有此災變豈無自哉蓋是臣等

臣下之過而於

陛下之德意奉行有所未盡也臣謹以致災之由出

於臣下之弊為

陛下言之

陛下孝養　兩宮恩滋黎庶和德於上矣而廷臣尚

餘爭戾之風

陛下清心寡慾抑絕貢獻端本於上矣而四方尚多

誅求之政

陛下用人以公委之銓部而仕進尚假奔競之捷

陛下黜汚去濫為民擇官而有司尚肆貪黷之私

陛下躬行節儉屏去玩好而稱世祿者奢侈之風未

珍

陛下寬仁容恕　恩詔屢頒而陷刑辟者寃抑之氣

未伸

陛下求賢圖治冀得真才而君子小人有雜進之譏

陛下綜核名實以懲欺弊而百司庶府多冒昧之失

凡茲八弊皆今日之大蠹而其所以召災致變未

必非此

陛下端居法宮無由而知所賴以　上告者股肱耳

目之臣夫何比來以言為諱忠鯁之士有懷欲

吐然思及罪譴輒復中止用此公議不行人得

肆志八者之弊日新月盛災變之來有不可遏

者伏望

皇上念天譴之非常思時政之壅蔽益弘聽納廣求

直言亟下　明詔布告中外使耳目之官各指

實陳奏以杜時弊務協輿論期於必行庶人心

得而和氣應

天意回而災變可弭矣臣不佞待罪禮曹偶有所見

不敢緘默謹昧死　上言瀆冒

尊嚴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嘉靖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科給事中臣丘九仞謹

奏爲乞恩

天災以圖治道事臣伏覩自

陛下即位以来災變頻仍有作無息四方燗徧而南

京尤甚前年水旱風雹黎民食乏當時群臣各

具奏　聞矣臣謂敝嚚相襲難於善政繼今惟

有上祈　天心連賜數年豐稔貧民庶幾更生

耳夫何三四月間霪雨不息五六月間土石皆

焦彼民有麥薄收又傷腐爛即今有秋當揷坼

裂何堪夏去秋来生意將絕縱令得雨禾稼無

望禾稼虧而民窮民窮而百患生重傷之餘豈

宜有此此臣所以為之深憂也臣伏思南京豈
惟　根本之故而郡縣租稅實
朝廷仰賴以活者夫以軍民殘喘餘息而更加以
今日之災是皇皇　上帝為仁愛
陛下耶為先蹙其本耶天道高遠杳不可測若消災
弭變自古歷有顯驗殷憂啓聖實又為
陛下今日自新之由臣庸陋奚足以言然壞句微誠
欲增海岳謹條陳四事開具于下期於切劘時
務未敢泛畧伏望
聖慈特賜　睿覽如蒙　准行則脩政立事之規消
變弭災之實端有在矣

一

計開

一開言路以求得失切之心近日以來諫官畏而不敢言言而不見聽於論而不改屢執而不田或以直而謫遣或以諫而駢死所以致此者

陛下未嘗不求言而言者或太過當耳然言者之意以為不激切不足以聞 聖心邇來少有言者是又

陛下懲之太過也

陛下承 先帝太壞極敝之餘所由 朝廷以至四方弊根無恙謂宜見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庶

足以救萬一今也偏聽忽勿恤沮抑遏塞往往

有之此嘉靖之治所以未成而

上天之災所以未息也因災異以求言古來賢君之

首務而史書特筆以紀美者也

陛下仁聖　宵衣旰食　勤卹下　勤政海宇共聞彼

賢君奚能彷彿四方災病　朝廷缺失隨日

以滋非一人之所能盡知者也

勅大小臣工條析具陳無或隱諱以言之善否為政

之從違是

陛下隆大舜舍己從人之善暨漢唐以臣不諱之休

一覲大臣以資治理臣伏觀
祖宗之御群臣或於 東角門或於 左順門與若
便殿自公卿以至科道等官皆得 召至
御前從容商確 面諭政治得失蓋
祖宗亦以勢分太懸恐易成於隔絕股肱一體情貴
相為流通況 面諭可否灼見於
一心廷揚猷替率協於衆論此古之帝王致治成化
之要道也今日 視朝 經筵之外中外分
隔真仰雲霄大小同心徒切葵藿雖率見之
奏章得言者無幾近來所圖政治似若未多
近古開閣延攬 賜坐史冊焜燿以為美談

陛下即位以來學古以蓄德法
祖以憲治臣謂如此美政獨何為而不可遵
祖憲式伏乞　視朝　經筵以不時　臨御諸門
便殿悉　召文武大臣及翰林科道等官
曲賜慈顏一咨講論
陛下運乾剛之明凡有所見一斷自　聖心所言所
得揭若日月況言出而千里應之政成而萬
古仰則　嘉言美意四海傳聞禽獸草木亦
莫不歡忻鼓樂獻靈呈瑞由此而雅樂興頌
聲作矣
一遠佞人以信君子切見

陛下即位之初首 召天下耆舊還朝以興政治豈
不以正德年間群小擅權而正士鮮少耶不
二三年尋復罷去是豈諸臣不足以厭
陛下之望也或有一二以貪賄著聞是
陛下之心必疑於是但今在 廷之臣其皆君子耶
抑亦小人耶二者竝論小人居多夫君子小
人之心迹古人論之甚詳但今之小人情狀
難盡此宋人所以患其難識而論者多未得
其情也臣今之愬乞非為彈劾姑且未指其
人伏乞
陛下於投機赴會希 旨取寵諂媚交結趨競鑽刺

苞苴沽衒厚貌深情巨奸大詐陽假善名陰濟實利之輩凡此皆世之真小人也近日言官惟指議禮之臣自臣言之奚啻於此邇来申救比互太為分別臣恐黨禍將形更加攻擊斯不可救伏乞

陛下留神獨察於其間則進退予奪之際即旋乾轉坤扶陽抑陰之機也小人去則君子來君子小人之進退雖關氣運之盛衰陰陽之消長然實在

陛下之一心耳臣不惜區區之命而諄復為

陛下言之蓋懼禍患將及耳

一恤民困以固根本臣伏思自正徳年間毒痛四海群黎嗷嗷已無生意伏遇

陛下中興真倒懸之觧也今五六年來富者貧貧者逃逃者不息死者不已戶口日耗村落彫敝杼軸一空雞犬亦盡比諸往年未見其愈也豈撫按多乖其方郡縣多非其人而然與抑

陛下理之未得其要而澤不下究與皆未然也盖政仍其舊事不可缺民力有限而弊端益滋故耳為今之計求弊為先求弊而悉其隱革之斯祛矣姑即應天府一郡言之罷

神帛堂額外富匠以歸於府縣則無影射躲閃之
弊而貧民安致獨累革府衛納月錢之劇弊
以歸於行伍則得差操勞苦之衡而貧軍何
由致逃竄豪宦占買之田而過收其稅糧貧
戶奚有重賠累獄之患嚴富猾買囑之禁而
均平其徭役貧民奚有勞苦弗息之歎若此
之類難以枚舉今如次第舉行之必盡其
利革之必去其害大小貧富歸于一均毋若
近來止於文移一番安有逃移困苦之患耶
生民弊病不啻牛毛四海之遠大率類之 伏
乞

陛下俯念民爲邦本勿鑿其根而沃其枝民爲元氣
勿割其肉以充其腹凡所以愛養之道撙節
之政一一講求天下之人必有條分縷析燭
照數計爲
陛下言之者矣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治實
宗社無疆之休
嘉靖五年六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蕭一中謹

題為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以隆洽道事近該禮部捧到

皇上勅諭內開爾文武衙門官員各宜仰體朕懷同加脩省凡政教有未明刑罰有未當冤抑有未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要一一著實舉行事應奏請者其條具以聞欽此

臣聞皐陶賡歌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繹之者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衆事皆安由皐陶之言而推之則今日脩省之事臣下固當分任其責而躬行於上為之先倡者則

在
陛下耳臣竊念利弊之所當興革有關於天下
國家者其條件甚繁臣不敢縷舉以瀆
天聽謹以 勅諭中四事為
陛下言之所謂四事何曰政教曰刑賞曰寬抑曰困
窮是已臣伏思之 朝廷政教固亦多矣若夫
登極一詔斷自 聖心而頒之天下可爲萬世法程
此亦政之大者竊見比來漸次更張與初政背
戾遠甚使人信之而復疑之至於近年大禮一
事 廷議據經守正而
陛下固惑於桂萼之邪說以致建室之議不蒙報罷

且自織司以及四方俗漸澆訛民無定志士無定守是政教誠有未明也臣聞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則刑賞者天之刑賞而非人君之所得私也竊見比來傳旨多自內降擬罪不由理官故邢福海顧錦以荏奉肅奉夫人之故而授錦衣衛正千戶王錦王欽以屬緣奸巧之計而獲倖免死罪他如陸宣張佑等本無勞勛而濫冒皮作局副使李洪石明等罪至殺人而止於充軍降級若近日馬明衡朱淛李本陳逅林應驄言事件旨而逮下詔獄尤其甚者是刑罰誠未有當也若

至寬抑未伸臣竊以爲不在所禁之人而在所
害之人如見監犯人廖鵬王獻齊佐藍華罪大
惡極所在被其荼毒而臨決之時彼方百計
奏辯希圖苟免固知
聖心洞察不爲所移但不即蒙誅戮則無辜被害之
人寃抑且未獲伸矣又邇者災變頻仍饑饉載
途民之困窮已極荷蒙
聖慈發內帑飭重臣賑貸
恩至渥也臣竊以爲大臣不覩理而付之所司苟所
司未得其人祇足以糜　朝廷之費而窮民固
有不沾實惠者矣况織造差遣不免於騷擾士

木之作大勞於民力則困窮豈能盡恤乎臣願
陛下聽朝之暇於此數事儆惕深省察其所以而究
圖之 登極一詔信而勿二建室之事罷而不
行又敕本以先天下崇化以風四方嚴禁傳乞
而邢福海陸宣等濫受之官特
賜裁革罪下法司而李洪石明等應犯之條究問
如律王欽王錦俱已發遣而百萬之贓仍行追
併馬明衝五臣固犯忌諱而逆耳之忠即
賜矜宥如此則政教明而刑罰當矣廖鵬王獻數
大惡嚴加牢固而臨決之時速行誅戮以謝寃
抑雖宥 奏辯在所勿聽織造土木等二事固

業已為之而俯念災傷特
賜追贖以全民命至賑貸之令尤行申飭如此則
寬卹仰而困窮恤矣臣備員言路惟思竭忠以
圖報稱而況當
陛下俯省求言豈容默默而已邇惟
陛下少留神則災沴可消和氣可召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嘉靖三年三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福建道御史臣張釬謹

題爲陳愚見以實修省事臣查得

陛下踐祚以來日食星孛火災水旱雨雹地震人妖物怪虫蝗饑殍無歲無之往日禮部類查不下數百千處上天仁愛可謂極矣而太史不奏其占群臣不言其失臺諫不陳其救而止于更衣傳諭以消大變豈禮也哉臣愚以爲天變感召在人 聖德罔愆罪在臣下群工士庶不體

陛下畏天弭災之心方且從容朝著優游自得則天變何由而弭治理何由而臻臣將致變之由爲

陛下陳之夫臣下僭擅威權大移足以致災刑罰未

當御寬無控足以致災風俗侈靡暴殄天物足以致災言路荊蓁爭臣拄口足以致災蠹政害人倖位中外足以致災賢哲遭斥豪傑喪氣足以致災政務紛更成法變亂足以致災孽嬖開端厲民病國足以致災民勞穡廢用兵四方足以致災

陛下誠熟思之九者之中有一于此乎此皆致災之由也臣願

陛下將臣所陳一一垂省虛心晝夜淵默精思誠有未通鬼神將啓之其或巨奸大惡有在

陛下之臣列者思以除之讒諂巧佞有亂

陛下之聰明者思以斥之庸惡陋劣有濫
陛下之厚祿者思以黜之雄狠暴厲有殃
陛下之赤子者思以去之凡如前所陳致災之事一
一正之處之斷自
聖衷達之天下勿姑息以傷
國體勿乖戾以傷和氣勿斥直言以傷人望勿縱
暴橫以傷天心尤願
勅下群臣各宜閉閤思過滌心自察勿以惡小而目
恕勿以事微而可忽勿御直言勿償私怨引咎
自歸勉脩職業公以輔
國勤以養民扶陽抑陰遷善改過開誠以裨

九重之聰明安靜以養
朝廷之元氣如此上下交脩務臻實效粉飾文具
一切勿爲此脩省之實也
嘉靖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工科等科給事中臣顧濟等謹

奏為脩省陳言以答　天戒以副

聖懷事近該南京通政使司手本内開嘉靖三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欽奉

皇帝勑諭備述災變戒勉文武官員同加脩省以承

和氣者臣等伏而思之

陛下之言及此是即古先聖王克謹天戒以康兆民

之心也天地鬼神其實臨之臣等請為

陛下條舉而疏陳之可乎盖變不虛生以類而應故

人事一失則天變見於上地震見於下自古至

今其理有決不可易者

勑曰政教有未明信也蓋今日之政莫有急於軍政與夫荒政者何也爲軍將之情未通也爲士馬之力多耗也食糧則積案盈箱臨事則空伍離次勇力者盡投於權門廝隸者多見於執戟所養非所用也所用非所養也木鎗竹刃倚爲長枝羸體空腹日爲勝兵此今日軍政之弊於留都者如此三年九年既不能積之於平日違權濟變又不能善之於臨時粥可鬻也行於一鄉一邑則可群列郡之窮民而鬻粥以養之可乎行於時秋時冬可也行於春焉夏焉可乎米可給也或以五日之茂端而待十日之所養錢可

散也或以十日之所費而收五日之所復勸借則貧富皆窮而富者或不借移粟則轉輸不繼而養者非所養籍名則強者上弱者下而里書之弊橫生漫賑則近者來遠者集而作僞之風延蔓聚之或不能散散之或不能聚任非其人則患塡溪壑籌非其策則尸比丘山此今日荒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日之敎莫有甚於邪說之爲害者師生之情旣疎而紙筆之文太勝朋友之義旣薄而空虛之習已多閉目搖頭妄稱學道異言異服蠱惑人心或篤言周孔而行多盜跖或詆忤程朱而踈似癡狂或公論不容

而故下奇著或議禮多舛而脚踏兩邊或厚饋
土儀而汲引之心勝或肆筵致餞而僕隷之膝
軟堂官首領攘臂喧呼而體統甚乖暮夜青天
舉動卑汚而倡優為狀由捷徑則廉恥掃地索
高爵則覓媚欺天道學實為偽學此黨誠為惡
黨此今日之邪說為禍於士林者如此
勅曰刑罰有未明信也盖刑所以飭怒耳惟公則刑
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賞所以飭喜耳惟公則賞
一人而天下知所勸夫何京師大辟以關節而
連歲得以滋出入之望留都大辟以故慢而小
吏得以移生殺之權衣裳在笥而傳陞乞陞之

禁未嚴甲第連雲而 賜宅 賜莊之
旨未息御史馬明衡等雖犯忌諱適足以明
主聖臣直也而未見矜恕禮部尚書汪俊不為迎合
實足以見愛君以禮也而竟為賜歸壞
朝廷勸懲之典貽萬世美刺之譏此今日刑賞之
辨于天下者如此不殺賊則屈死之魂不散不
鋤強則弱者之情不通諂諛行則骨鯁柔狃詐
長則直諒消輸忠者或以欺名愛國者或以忤
罪權勢熾而寒素棄君門遠而情事鬱府部以
顏色之厚而應死者每不死郡縣以囹圄之滯
而宜生者常不生桎梏嚴而情法不應紙筆勝

而出入多頭或曾參而蒙殺人之名或盜跖而
得伯夷之譽此今日寃抑之情有如
勅諭所慮者蘇松以北徐淮以南窮困之民誠可痛
哭去年無麥既又無秋今麥苗盡死又無春矣
嗚呼犯此三者小民何以為生哉故或鄉井背
棄或兄弟相離或夫棄其妻或父遺其子向也
食死人固以救生今則食生人初不待死白骨
轔轔飛鳥不集氣息奄奄啼聲不揚不止如鄭
俠流民之圖也方今
聖德當天澤亦下究但賑濟之銀屢
頒而實惠不流蠲免之書每下而催徵如故官司之

勘情相錯而里書之開報未明況至荒之處以賑濟為先而蠲免為次次荒之處以蠲免為先而賑濟為次然蠲免須蠲於未徵之先而賑濟須濟於未死之日及其既徵而蠲蠲者何事既死而賑賑亦何為其間蠲非所蠲賑非所賑又有不可言者執簿書則惠何稠覈求名實則名固太虛此今日窮困之情有如

勅諭所慮者雖然政教也刑賞也寬抑也困窮也四者之中尤以政教為要而利害之說豈出四者之外哉

勅曰利有所當興弊有所當革然利弊不相離本相

剋也弊革則利興弊興則利革非弊之外別有
所謂利也今日之利弊臣等請於
勅諭中再申明之冗食之患除則食糧者皆用力買
閑之患除則用力者皆勇士人力既齊則馬足
自捷將帥既良則下情自勇此今日弊革而利
興於軍政者如此執一者執一以害一馳通者
通一以利二故可粥則粥而不泥於錢可錢則
錢而不泥於米理先蠲免則賑濟在所後理先
賑濟則蠲免在所後簿書之弊革則籍沒者皆
窮民淹滯之弊革則沾惠者必救死訟者咸勸
則情者息貪立法有人則用法斯善此弊革而

利興於荒政者如此體認之功多則空虛之學廢大道之門闢則捷徑之踣塞申明目張膽之氣則閉目摇頭之習自亡崇法言法服之教則異言異服之術俱息道德一而持兩端者遠心跡明而下奇著者去崇節義則軟膝自强尚廉耻則市道亦散惡黨一破善類必揚偽學既消正學自長此今日弊革而利興于教化者如此不通關節則京師大辟何以滋出入之望能懲故慢則留都小吏何以移生殺之權立論在言

宫采擇在

陛下也寛忌諱則正氣作司禮在宗伯斟酌在

陛下也畧從違則大理平嚴傳陛乞陛之禁則封爵

慎貴　賜宅　賜莊之

旨則國用足此弊革而利興於刑罰者如此誅賊所以明究鋤強所以助弱息壬邪則忠義何為不揚畧權勢則寒素何為不作顏色希而後法意信囹圄空而後生意多此今日弊革而利興於究抑者如此戒惰則勤者益奮退私則公者益進去固則惠流去偏則澤偏去刻則政平去名則實大去為禮之非禮則俗正去為利之非利則財生今日江南之地民窮極矣而風俗之太侈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婚喪酒食衣服無

益之費不下數萬須要裁省去後有仍前過倍者嚴加責罰以勵風俗立為永制江北之地民窮尤極矣而麴糵之為害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淮安以百萬石之麥為麴當耗天下一千萬石之米今者官府或平價相買或勸借一半分散饑民仍嚴立禁約時下不許作麴作酒販載出入以濟饑荒不為常例如此則今春無麥可以有麥今春雖饑可以濟饑此弊革而利興於困窮者如此雖然生變弭災固出於已上八者然又有說焉蓋京師天下之本也

朝廷四方之極也今日

朝廷之上其弊多在於相擊而成災耳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林評事彭尚書之言進則言路塞閭求之謀立史道曹嘉之說上則閣下虛大禮之議黨類立而綱常亂國是搖天下攘攘皆足致變故天變於上而天道不清地變於下而地道不寧饑饉死亡了無停息者是豈無所自哉故攻小人不如處小人處小人不如化小人然時攻而攻時處而處亦謂之化攻君子不如畏君子畏君子不如愛君子然不攻而畏不敬而畏亦謂之愛與其攻人不如自攻與其自攻不如自化化之术

有不動人者也然而握其樞以運天下者賴有
今日
聖天子在上建禮樂中和之極立天地綱常之主但
議禮之家主禮以寓情者如禮部等衙門尚書
汪俊等主情以議禮者如刑部主事桂萼今桂
萼則取來京矣至於汪俊則放之使去然前日
之議即在 廷集議之說也明有日月幽有鬼
神建室稱考之議頗無輕爲動作以爲
陛下大孝之累盖禮得則尊者愈尊禮失則尊者反
卑議禮官執奏必有說耳今夫常人之家禮有
應得雖道傍之人亦從而奉承之況

陛下乃天下之大父母也惠澤威福孰不愛而畏之
乎借曰甘奉承常人而不奉承
天子罪當萬死雖至愚不為也觀此亦可以亮俊之
心矣伏望
陛下復回汪俊還其舊職令其與在
廷諸臣從容詳論諸臣執禮於下
陛下持平於上務使情不掩禮禮不間情綱常之主
既立中和之極乃建萬世之典一定
兩宮之好益深　父子之名既正
祖宗之靈皆安君臣相合朝野服習王教之首既端
諸福之物皆至雨暘時日月明而天道以清山

川𠕂不泰多而地道以寧於此而災不弭診不
消和氣不感召以副
陛下終夜皇皇憂軫元元至意者未之有也所有條
奏事宜臣等謹　題伏
勑下該部集議立為前件施行其事關
陛下者伏願
陛下留心焉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吏科給事中臣彭汝寔等謹

奏為務實德以答天戒事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莫之能違也邇來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之變於上者累矣群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之變於下者亦累矣群小漸張盜賊公行萬民失所下至草妖木異之屬無不失節人物之變於下者亦累矣三變頻仍庶徵攸咎真可畏也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為也忘予之天不可為也然則今日之災異譴告是雖

皇天震怒而其仁愛之心亦惓惓已於此而不亟求

所以應之之實誠恐天之終為予棄如秦漢末
世也近自閏四月以來伏覩
皇上再下交脩之詔固已竭遇災而懼之心咎在臣
等失職尤宜速
賜罷黜矣是故上下之忠邪
未辨朝野之三空未紓迎合叛禮者不禁養寇
資亂者未戮長鯨巨鯢多得漏網
賜莊乞第多無厭足此皆臣等不能明目達聰之
責也臣等願
賜罷黜以為進賢退不肖之倡庶可以助
皇上省災之誠而或足以仰答天心矣至其淵然靜
深之地所以感召而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

陛下之身與學也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

日亦惟其職之大小為責耳望

陛下念省驗之係於日月者瑣細而分省驗之係於一歲者重大而要所以存心為出治之本講學為明心之功者時不可以寒暑而廢也地不可以幽顯而昧也人不可以疎近而別也

皇上英睿中外稔聞嘉靖改元亦以再歲而春秋之進已愈盛矣豈可以堯舜之資而不務堯舜之學乎側聞 經筵所講者不啻如過耳之音聲問難畧無恐不可以言心得也 內閣票擬者不過付文移之批答 召對不聞恐不可以言

詢咨也近見先少師李東陽所記燕對錄皆我
敬皇帝與二三元臣及今大學士楊廷和等日相商
確時政之大者凡諸司題奏詢問可否令各擬
票 面賜裁決親御宸翰批而行之以及部察
院大臣莫不詢其政務久或移晷多或連日藹
然家人父子之情故自弘治以來深仁厚澤至
今四方歌誦不已者有得於 召對求言之功
也何近日 高拱深居付諸臣以文移而
召對之不聞也狎近群小而親賢樂諫之不聞也
惟其本諸身與心者無復實學是以行政之可
適用人之可間皆有所不能無者矣燕閒虛曠

於女寵腹心委託於貂璫二廖諸張乃得緩死
天下所切齒也李隆蘇晉俱得無恙志士所扼
腕也齋戒之日擅打強臺斛面者誠不可也而
脩省之時鎮撫以報復窘辱王事羅洪載可乎
巡司小吏抗違中貴若有罪也而內臣夾帶私
鹽越度不問以致拏鮮巡檢陳景貴可乎崔元
狐媚蓋群枉之赤幟百凡夤緣者多矣乃敢謂
止因家人而纔一劉託乎蔣輪狼貪蓋戚里之
谿壑既得富貴足矣乃敢以非族之子而上祀
興廟乎昨者災異上言如禮科等給事中張翀劉
濟等所論近日缺失切中時弊皆我

皇上所宜極力俯從者也却乃照常批答真可為長太息也凡若此者不能著實脩革而欲望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亦已難矣臣等私憂過計莫知所言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仰承　天意凡　聖學之所未脩時政之所未善銳意興革則天意之不回人心之不感臣等所未信也

嘉靖二年五月十二日奉

聖旨這所言事關朕躬的自有處置其餘已各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禮科等科給事中等官臣楊言等謹

題為自劾不職速　賜罷黜以弭

天變事臣等聞變不虛生感召有自近者上天垂戒

仁壽宮災

皇上特勑群臣同加脩省臣等度

陛下之心畏天變也成湯高宗警懼之心也天變奚

宜至哉盖責在公卿有司而不在

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　聖躬　朝廷設六科給事

中所以舉攻欺弊今欺弊日積天譴不可遏也

吏科失職致

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尚書林俊等見幾而去大

學士張晃等不可而行學士豊熈等給事中張
漢卿等編脩王　等相抗諫而或謫戍或為
民或箠死張璁桂萼始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勢
以誣重臣戶科失職致
陛下儉樸不聞而陽和地土張崙等請索無厭鹽商
掛號崔和等貪饕大肆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祀未格而
廟社精靈無帡幪之厄兵科失職致
陛下法度廢弛而查勘錦衣濫職栩設山海抽分增
牧匠役五百陛賞帶俸人員刑科失職致
陛下刑罰不中而元惡如藍華等脫籍沒之法詩臣

如郭楠等施杻械之刑工科失職致
陛下興作不常而局官陸宣等乞全支俸糧
内監陳林等請抽解木植凡此數端乃時弊之急
且大而所以拂天理逆人心傷和氣者多矣是
故皇天赫怒示以大變上以動
陛下脩德之心下以顯諫官不職之罪也然上下固
宜交脩而君臣重於責己伏望
陛下益崇敬畏之心克念災變之由進君子退小人
還謫戍之官復爲民之職恤籛死之法盐課地
土蘇農商之困抽分押解免征貨之貪當籍沒
者正其法加杻解者亮其忠濫帶月賞者明其

罪乞陞求俸者削其官將臣等速
賜罷黜以彰不職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復責六部
以各條列利弊興革之宜慮之遠念之深行之
誠持之久如此而天變不弭治理不臻中興之
業不隆且康臣等未之聞也犬馬之誠不知忌
諱萬死

嘉靖四年四月初十日奉
聖旨上天示戒正宜同加脩省著實勉盡職業不得
虛文徒視這本所言多有浮誇楊言等照舊供
職該衙門知道

南京陜西等道監察御史臣蘇信等謹

奏為實脩省以回

天意事臣等聞人事感於下天變動於上或先事而兆見或當事而垂戒稽之洪範證之春秋明有符應天之示人者顯而其相與之際不誣也竊思正德年間群奸相繼用事播弄威福蠱惑

先帝之心政出無經 國是顛倒諍臣罹禍小民愁嗟當時災無虛日天下咸曰致之者逆瑾彬寧之徒而善言天者亦以為誠然也幸遇

皇明御極進賢退邪誅惡鋤奸民隱吏治興釐得宜言路開而 國是明 恩詔布而人心悅固宜

和氣致祥

天休滋至美夫何災異相仍年滋月甚有如

勅諭所言及前後天下之奏報者其故何耶臣等有

以仰見上天之心美盖其仁愛之至責望之深

固不以吾　君既聖而彧已也夫人君者天之

宗子也天之愛君猶父之愛子君之事天猶子

之事父

陛下稟大有為之資荷　上天無窮已之愛其所以

遇災而懼思以轉災為祥而盡事天之實者無

所不用其至也茲者

勅諭之文深思上天示戒之故民情政體詳示[illegible][illegible]

事天之實似亦無不盡者伏覩之餘不勝忻躍
之至尚何憂天意之不可回哉然愛君無窮臣
等至情知無不言無不盡乃臣等之職亦臣
等脩省之實也今或言矣而未行或行矣而未
盡使於此默而不言則有以廢其職而所以脩
省者皆虛文又何以仰答吾
君事天脩省之心哉臣等請得而盡言之盖脩德所
以事天也
陛下文華殿之講固有日矣今則
經筵之輟已久而　賜召之命未聞則脩德無其
本勤政所以事天也

陛下奉天殿之御固先曙矣然而章奏之進雖多而
親覽之功尚少則勤政無其要經曰官不及私昵惟
其能今則錦衣多授於近幸而爵賞之柄以濫
用之失宜者有如此傳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
能恕今則言官每急於外補而遠竄之路復開
取舍之失宜者有如此廖鵬惡浮錢寧猶作疑
獄李隆禍階邊關不即顯誅刑之未當者如此
南京科道等官章疏之進事或連於內官太監
例該迴避也而每有守備會議求之
旨戶部主事羅洪載之事罪實起於謀埋錦衣衛例
該迴避也而頃者有拏送錦衣衛打著問之

旨致之未當也如此南京馬快舡之差例有定數今
則張虛聲而裝載私貨任意多添莫能禁止而
沿河之夫役益困矣南京　神帛堂等戶舊有
定役今則託逃亡而影射富豪用計包占莫能
裁革而平民之戶役愈重矣此皆利弊所當興
革者也臣等職司起居罔知忌諱惟以
九重脩省之實誠有在於此者故敢冒昧言之伏望
陛下特賜采納而施行焉則脩省之實以盡而所以
事
天者無不實也將見德澤旁通吉康臻至然後
天意可回災異可弭矣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五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鄭天經謹

題為時事多艱懇乞

聖明亟加注念併祈申　勑臣工脩急務以弭災變以致治安事臣聞安不忘危者聖王圖治之心警戒相承者君臣保治之要古帝王所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者率是道也恭惟

皇上御極以來孜孜求治不遑暇逸宜泰寧之效日臻太平之象可見也夫何維新之氣象一時雖若改觀而實政之未脩宜治化之有未究也推本所自無乃

皇上求治之心雖切而意念或有未純經治之文雖

飾而踐履之有未至歟頃者禮官恭請
皇上宣召大臣諮訪時政臣工欣然幸都俞之盛復
見於今而治化之隆媲美於古矣儀章條上竟
爾寢閣以致諸臣建言事關　君德言涉
宮禁者一切格而不行是以上天仁愛之意屢申
四方桴鼓之音不絕臣下怠忽之習日甚而治
之未登於理也不有由然哉臣請得而備論之
語致治莫先於用人莫要於理財二者在今日
尤為急務焉何者胡虜強於西北而跳梁之念
不忘粵寇蔓於東南而憑陵之禍未息湘湖之
水患滔天　畿輔之蝗蝻徧地近日京師陰雨

浹旬雲霧四塞陰盛陽微莫大於此 顯患隱憂所關 聖慮方至切也為今之計若不豫儲人才以備任用將來之患胡以禦之第時尚清脩求端方之士於今也恒易而事鮮責實求任事之才於今也恒難必加意搜羅虛心延訪不問顯騰資格取長才可以禦侮者十數人焉破格推用或列職卿貳或分布 畿輔至於材官將士亦加遴選或簡自下僚或起自廢棄姑取其節不責其全或寘之營中或儲之督府萬一緩急藉以措手不至於倉皇之際勿計其能否而姑試之以聽其敗此方今急務也至於用財一

節尤為緊要極天下之大無終歲之儲當計者焦心苦思其所得不足以補一朝之溺邑夫中人之產必會一歲出入以為準不足必節縮經營為長久之計決不忍坐視窮之以至於潰也以 國家全勝之天下經費匱缺一至此極尚爾恬然莫為之計儻寇賊一警而餉餽無已而旱澇為虐聯省之民且待命於上焉司計者固將束手以聽其斃也而可乎臣向因論賑中事及於儲材一節該吏部題覆行內外衙門各舉所知延至歲餘僅見一二撫按言及而無當於用其他尚未有及者又見户部題覆給事中温純

建言財用亦行各衙門議　奏三月以來窺爾
無聞識者以君臣晏然比之燕雀處堂自謂爲
安者方今郊壘多虞經費詘乏天災時沴雜然
竝至顧不以爲異焉識者又將何以諭之伏望
皇上惕然覺悟奮然改圖察天變之異常憫民窮之
劇甚憤寇盜之横行　念國儲之空匱亟
賜宣召輔臣及部院大臣詢訪時政諮諏善道人
材何爲而乏財用何爲而匱天變何以弭寇盜
賊何由充斥俾各以職條對商確計慮務求實
濟夫　宣召訪問不必遠法帝王我
祖宗

先帝皆有已行故事見於交泰召對等錄可攷也
皇上試一行之　聖心所注自能感格於穹蒼
德意所宜亦將震厲乎臣辟而又申　勅大小臣工
實心幹濟無事虛文用人理財二事為今時之
急務悉照原行條上方畧無致疑沮則
君臣合德人心之鼓舞自神　上下交脩事功之率
作自倍由此以圖治功庶事執體要而可以次
第舉矣再照人材之生也不數而用之貴及可
為之時方今兩京卿寺及在外藩臬之長咸備
六卿之選暨撫之任者也在位固多材行相稱
者矣間有清德著聲而賦才或難於大受偉節

素勤而力日衰或勸於奔馳者姑摘其今之所短或恃於輿論之公槩執其昔之所長又歉於分量之濟以致一遇有缺動稱乏才者何怪也乞
勑該部於前項官員若肯見機擇高蹈引疾陳乞察其望重公評者量進職級以示優異年力衰庸報酬不稱者止與覆題致仕用全晚節不得一槩擬留致罹人言以乖素履才望年力不在此限者不拘見任起用不得籍口於此希冀高尚員缺聽秉素擅才名薦有異等者需此銓補庶甄别之下無闒茸之具員而遴選之加獲譽髦之實用矣財用在天地間决無神輸鬼運之理欲

講生財之策以濟燃眉之急將取之官與帑藏罄於搜刮之無餘抑取之民與膏澤竭於誅求之殆盡惟有加意節縮去其害財者而已伏望
皇上覩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慮先根本深自損抑由　宮闈以及　朝著之大自　服御以及
賞賚之施多方裁省以端化源仍乞　勅下戶部會計四海九州之租賦關市山澤之榷務一歲所入幾何　朝廷中禁之經費六軍郡吏之資贍所出幾何九邊主客之兵餉原額幾何今增幾何　王府之祿粮先年幾何今增幾何逐項覈實開具揭帖查照督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題

造會計錄每季進呈御覽
皇上時一披閱聖心必有惕然不寧者該部仍以
所核數目刊刻成書徧給文武大小衙門遵照
原行各陳所見或節其冗費或裁其冒濫可減
者減可革者革逐一裁酌以備采用當事臣工
各宜實心區畫度長挈大剖繁析滯冀以有裨
國計以濟時艱若近日裁革冗員或僅革卑官下
職足為了此幹辦臣恐聚議十年無資毫秒之
用徒見文移雜沓紛然可厭後日勢窮事促咎
將誰執諸臣試以會計成數時一展玩有人心
者亦必悚然不寧矣伏望

皇上天語叮嚀　戒諭諸臣勿謂時可苟安而日恣
玩愒無以事有主者而漫不經心務期戮力脩
職無墮後艱則倡導於上既闡裕用之源而責
實於下益弘不匱之用矣臣待罪言責目擊時
艱反復疼心杞憂日切敢以時政最要者不避
瑣屑敢用塵　瀆干冒
宸威不勝祈懇之至
隆慶三年閏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禮科都給事中臣何起鳴謹

奏為目擊關中地震異常災害十分重大懇乞
聖明亟賜軫念痛行脩省以回
天意以慰人心事臣奉 命遣往四川祭告回還四月十九日申時行至陝西西安府興平縣關外忽遇地震肖城東南起往西北去訖有聲如雷平地起仆不常遠望城南鄉村灰塵障天臣不勝驚駭急奔城內遍閱垣廬十室九欹及至咸陽涇陽一處較甚一處至高陵則舉城無完室舉室無完人悲號之聲徹于四境訪之臨潼咸寧長安等縣莫不皆然如咸寧之灞橋柳巷逕

陽之田軍永樂傾倒盡如平原毘沙里朱仲良之八十五丁奉政里陳朝元之一百一十七丁全家俱覆且地裂泉湧崖崩窟壓爲變異常詢之父老僉云自三月初四日戌時震動以來未嘗停止前次損傷人畜房屋數多今次比前又甚今次尚在晝間人民被傷較少若在夜間吾民無噍類矣見今地震無幾時人皆扶老攜幼飲痛抱傷野處露宿魄不附體考之載籍以來未聞有經月而震震而有聲如雷者也臣聞之董子曰國家將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

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
亂也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　郊祀親矣　朝講勤矣臨雍耕籍
大典舉矣惜　國用之艱難而留心樽節慨邉
事之久壞而亟　勑圖新黙遠左道裁抑冗員
凡所以畏天命而悲人窮者以次舉行幾無遺
策固宜導迎善氣凝承天休乃今地變異常如
此是曷故哉臣反覆思之無乃　天心仁愛
陛下故預示非常災異以警告之欲其脩身脩德以
為至治之圖歟臣敢為
陛下陳其脩省之畧惟

聖明留意焉一曰脩聖德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先儒真德秀曰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虫草木亦得其所何也人君一心即天地之心而言動舉止喜怒哀樂關天地之動靜其中節與否天地之位不位因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從表無毫髮差也今茲地震夫豈無因臣願

陛下覽此惕然興思　法宮之中一言一動一舉一止或喜怒或哀樂果皆發而中節乎將或發而未中節也則坤道之不寧未必不由乎此也是可畏也曷若遠法成湯痛自省改兢兢業業無

怠無荒凡百游幸服御降輦升輿悉依
祖宗舊規每日視朝之後依
祖宗故事　駕詣　文華殿　留心　經筵
親召輔臣託為心膂與之商確政事勿以祈寒暑雨
而間功勿以君門萬里而隔越如此則
聖德懋脩　一人享安和之祉　聖心寧一兩儀攸
奠位之能矣二曰宏納諫書曰惟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言納諫有益也自古人君遇災知
懼多求直言以聞闕失蓋以陰陽升降之機君
子小人消長之際寔係于言路之通塞也臣愚
以為求直言不如宏納諫唐臣陸贄有言曰諫

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今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往者建言得罪諸臣今皆一一起用如近日給事中石星陸鳳儀正所謂諫者之狂誣也

陛下覆載含弘之量獨不能容此二臣耶　臣願

陛下俯允臣言下之該部將石星陸鳳儀查照胡應嘉事例及時起用幸希　聖聰益券諫納輔臣親臣也凡有建白虛懷聽受九卿大臣也凡有執奏曲賜允從科道諫臣也言之而是則重加

褒納言之而不當　上意亦俯假優容庶言官委靡之風從此益光由是而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道日消猶曰休祥不至災沴不除者臣未之信也三曰務實政切照地道不寧感召有自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試觀禮樂衣冠之中多懷鄙僞之心科條紀法之內絕無誠惻之意士夫競利而尊君親上之義踈民庶設機而父子兄弟之恩薄強暴自恣交馳於中國寡弱無告含冤於四野百姓安矣日見艱難而恐潰也綱紀張矣日入朽腐而恐裂也上自爲上下自爲下譬之頭目手足氣脉俱不

一貫通是以陰陽乖舛地道不寧積至三輔重地亦大發泄天之示人顯矣為今脩省之計豈可徒事虛文大小臣工必虛其心以為天下通天下於一身啓清明光大之治恊高下異同之心振偷隋墮苟且之氣仍乞

勅諭百官收圖既往思補將來在輔臣則愀然自省曰我何如而可以燮理陰陽在九卿則惕然自省曰我何如而可以克勝重任在撫按則兢然自思曰我何如而可以為君保民以至百司庶職莫不反己自修求答稱職各該衙門自隆慶元年以來一切題奏并

登極詔內事宜中間有礙格未行者逐一開列前件

著實舉行在京衙門各將見監囚犯一一審錄

有可矜疑者無拘成案請

旨處分通行在外諸司一體欽恤務期洗滌冤濫宣

暢鬱抑仍限一月以裏各另具　奏如此則君

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自然陰陽順軌和

氣薰蒸而災變自息矣四曰飭邊防臣見地震

不獨關中為然近而京師遠而延綏河東河南

地震一時疊見冰雹火光又復相仍說者曰此

皆夷狄不承於　中國之象也去歲京師淫雨

遼東火光宣大冰雹未幾哈虜兩路入犯破我

石州殘我永平震驚我 京師陵寢此其往事
可徵明者觀火矧今虜酋黃台吉賓兎見擁重
兵侵擾莊浪靖虜一帶勢不可支而聲東擊西
又屬叵測在備禦之策豈可瞬息疎虞伏望
皇上軫念京陵至重生靈荼毒可憂
天語叮嚀令該部通行各處鎮巡等官預計兵糧多
備火器深溝高壘以能保境土為先不專責其
執俘而失守信地者必戮據險守隘以敢戰先
鋒為勇無輒罪其失律而規避觀望者必誅行
邊大臣據實整理務究其弊源無茍且而增兵
益餉各該鎮巡秉時調度在固其聲勢無掣肘

而避任推諉各懷忠君愛國之心共收戮力同心之蹟如此而妖氣不靖　中國不安者臣未之聞也五曰恤災患切見高陵等處地震異常小民被災重甚宮室傾圮生計蕭條既沒者骸骼無與殮埋幸存者肢體數多傷折商賈絕跡於市農者無意於耕訛言沸興人懷气懼前三月初四日地震咸寧禁垣傾壞因之失囚儻有無妄之徒乘釁而起腹心之患為可憂且各處城垣衙舍坍塌數多勢必脩理若夫責之瘡痏呻吟之人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臣知其必不忍矣臣願

陛下亟廣好生之德弘施賑濟之澤

勅下該部行該省撫按備查各該地方被災人户分

别等第先將在庫官銀量行賑濟仍將隆慶二

年夏税各照分數暫行蠲免其倒損城垣衙舍

官爲脩理毋得重累疲民一面出榜曉諭使知

朝廷憫念元元至意如此則人悅天順而震變自

弭地方可保無虞矣六曰重縣令夫人之有疾

病疴痒者則必呼天不已則必呼父母呼天者

謂天之尊而能庇佑我也呼父母者謂父母之

親而能撫摩我也今之縣尹非民之父母乎高

陵等縣地震之變又不但疾痛疴痒已也爲若

令者米如痌瘝在身而曲加撫摩之乎臣固不得而知也昔者鄭災禆竈推象謂鄭必復災子產復信臨事而備至於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鄭不復災此以德消變之一驗矣今日陜西地震不止一十二次災傷不止數十家為有司者亦悲其人窮而吊其災乎臣亦不得而知也所擬災變異常凡在地方官員應該考察但令三年大計

朝廷纔有處分已稱明允更難再議臣愚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備查陜西被災州縣正官見在庸劣者亟議更調缺人者速行銓補就於所科進士

內選除即更調之中寓考察之意不惟瘠瘵得遂撫摩之望而地道自安翕闢之常矣叅照臣濫叨耳目之官平時則含默苟祿已冒貪乘之羞承乏禮神之遣中途則抱痾遷延安逸私曠之罪災變之來職臣之內謹齋沐克責甘聽罷斥外臣待罪該科職在參風目擊災變若不據實星馳上
聞則上負
朝廷下負蒼生臣之罪益大矣伏望
皇上以天變為可畏以民碞為可懼俯納臣言痛行
俯省仍

勑該部詳臣所言儻有一二可采亟議施行
宗社幸甚天下臣民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隆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這所奏前二事知道了後四事該部看了來說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應鵬謹

題為省咎陳言以回

天意事准禮部咨本部題奉

聖旨彗星三見為妖必有其由

上天垂象朕不敢祇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寧卿等文武群工皆有輔贊之責可不痛思省改臣朕一人九卿衙門官還各省咎自陳以聽裁處其餘依擬務要思忠論實不許挾持從引假公報私欽此欽遵臣本菲才重任憲職已經具

奏乞休荷蒙

溫旨勉留臣無任感激思奮因不自量直欲講求治

亂之原以圖安靜平和之治惟
陛下寬斧鉞之誅幸甚臣聞天人一理也太甲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善言天者不求
之天而求之人求之人者不俟乎天之既譴也
俟其既譴而求弭晚矣
陛下嗣天歷服十有二年于茲臣仰觀
睿意所向真欲以堯舜禹湯文武自許而陋漢唐宋
於不為也故講明聖一之學敬
天勤民蚤夜孳孳惟恐弗逮方
大禮既定大獄既明之後
陛下蓋有以真見乎世道之敝而毅然有傷今復古

之志矣於是首定
西郊之禮無考育神之祀　躬籍田
親蠶桑改服色辯儀位尊孔氏黜異端於凡用人行
政之間苟可以補偏救敝者靡不殫志悉力三
代以下求君道如
陛下者豈非千載一時之會耶乃者休祥洊至諸福
竝臻此固　聖德之徵矣然而
國是猶有未定民生猶有未遂者是小大臣工奉
職無狀之故也臣請以義利名實四字而槩今
日之事言之夫義者無所為而為之也利者有
所為而為之也然義與利相形名與實相須未

有義利不審名實不副而可言治者嘉靖之政猶良醫之治大病一時群邪潛伏而元氣尚微正宜休養生息以俟其充而議者昧此徒知事機可乘而不知衆治不可太速徒知積弊可憤而不知荒穢不可不包一時議論紛然公私雜出蓋有不勝其好大喜功之心者遂使老成任事之臣禁而不敢語非不敢語也不得語也此其爲有所爲而爲之也耶無所爲而爲之也耶
陛下有更化之善矣而賛成者或未至
陛下有法祖之美矣而守法者或未謹以用人則屢進屢退而進者未必皆賢退者未必皆不肖也

況遝而復進乎以行政則屢興屢革而興者未必皆是而革者未必皆非也況革而復興乎名曰慎刑獄而煩苛自恣名曰恤困窮而力役未已邊儲之處給未周武事之因循如舊異端未斥左道復行賑文方下蠲賦猶征鄉閭有愁苦之狀學校無絃誦之聲其他類是者不能枚舉若是而曰我能為君求治理興教化祇見其徇名喪實而徒取天下之紛紛也由是末流之弊遂成刻核長奸訐之風傷渾厚之體識者寒心昔宋臣李沆有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斯言似亦甚

謬而君子以爲得大體至于今稱其言不衰蓋沉之意以天下之最可患者人心之不一也人心之不一由於政令之不常也如使祖宗之法人得而議之則天下何時可定況祖宗之法閱歷世故未嘗不善第行之既久不無小弊救其弊斯已矣而議者不察遂謂天下有全利全害之事此真武士之狂談也是豈可不於義利名實四者之間求之哉伏願

陛下因往察來愈脩敬學之功益謹精一之訓精則察夫四者之間而不惑一則守真至當之論而不移凡諸衆言之相軋倖說之要求辨詞之寄

正者

留心省覽裁之至理使不得遲至於任事之臣必求其所謂中正和平老成持重者而後用之又申經久之法脩畫一之政如此則王道昭明邪說退聽政有恒圖人無異向

國體有渾淪完固之勢而君臣可常享安靜和平之福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亦此道也臣所謂不求之天而求之人者宜莫有切於此臣狂悖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所言知道了

巡視東城河南道監察御史臣秦武謹

題為急懇

聖志以答天戒事臣奉都察院劄付巡視東城本月初十日該黄華等坊兵牌黄富等呈稱本月初九日總甲崔祿地方城上旗杆天雷打碎一根張見地方洪福寺天雷打碎旗杆一根韓榮地方城上旗杆天雷打碎三根鍾紀地方住人史洪家天雷打碎灯杆一根孫玄地方住人陳輗家天雷打碎樓房脊一根李朝地方裏官中房内天雷打碎枕頭房柱一根具呈到臣臣不勝惶駭夫中國四夷之望京師中國之望東城五

城之望旗杆東城之望地莫近焉者也物莫危焉者也況天不虛加以人而感變不虛生以類而應且天行健者雷天之怒氣以張其健者也不於其遠而於其近不於其僻而於其危是豈無意於其間也其殆以

陛下剛德不足而為是奮發激烈欲

陛下取法耶其殆以

陛下肆志偷安聞變不警大張其怒而欲

陛下震恐耶其殆以在各遐邈不之知必於耳所親聞目所親視而欲

陛下竦然動心而速改耶其仁愛之切眷顧之深以

陛下聖資猶足為善而為左右小人所蔽惑如慈母之於赤子提耳而呼之者也臣請以

陛下之所以得罪於天天今日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者八事為

陛下言之踐祚之初兢危切至昭格之德精潔無瑕始入

朝而霖雨效靈未逾年而麒麟獻瑞

陛下敬天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徒切脩省之虛文絕無感通之實意祈禱之禮雖行而所以動遵法禮克享天心者則未講審錄之

命雖下而所以昭雪寃枉挽回天意者則未脩

陛下敬天之心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一也　踐祚之初愛民如子　詔書一下中外更生蠲久逋之稅以蘇窮極罷不急之務以解倒懸

陛下勤民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頗以崇高為樂而不以生民為意地方苦於奏帶而於生事害人者之未聞　輦轂敝於征求而於攘臂稱首者之不察老弱盡於溝壑骨髓困於虎豹

陛下勤民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慈於

陛下者二也　踐祚之初深惟舊制盡釐正德變亂之章悉復　先朝畫一之典任官則尋之吏部而恩幸以革讞獄則下之刑曹而廠衛不預

陛下法　祖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偏信耳目漸
肆更張或以義子而襲內官之封或以內侍而
侵司寇之職吏部之銓選阻撓既多法司之律
例更易殆盡
陛下法　祖之志忘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三也　踐祚之初訪於耆舊廢棄振拔賢俊登
庸委三公以論道而輔相之職日展於
九重任九卿以分職而更張之化漸達於四海
陛下禮臣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專事虛拘罔存
實意　勑由中出而　內閣不得贊其詞法以
私行而六曹不得擴其志或以執法而反貽田

話之蓋或以抗章而徒取　温旨之慰
陛下禮臣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四也　踐祚之初以虛心請益廣詢博訪言聽計
從納犯顏之章則釋為有理取切時之疏則許
以舉行臺諫效其悃誠田野獻其芹曝
陛下納諫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漸覺憎厭言及
權貴則付之該部知道事在匡救則批以已有
旨了或謫之外任以挫其鯁介之風或加之罪
俾以摧其英發之氣
陛下納諫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五也　踐祚之初篤學為急時

御經筵常親翰墨雖在
先帝哀疚之中不廢儒臣進講之禮寒暑不倦而道
理日明勤苦雖深而涵養益到
陛下講學之德聞于天下近日以來益加廢弛竊句
讀之末而不究義理之歸務口耳之文而不察
躬行之實稍及寒暑則屢日告休適在忌辰則
大典報罷無孜孜不已之誠有訑訑自滿之態
陛下講學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六也　踐祚之初潛無所好左規右箴清心寡
慾自早　朝以及晏罷了無偏側之私由
深宮以及大庭悉見光明之行

陛下脩身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狎奸邪之人
始為頗僻之事如道家之教至虛至妄則屈
九五之貴而齋醮淹旬佛氏之說無父無君則利福
田之私而蔬果必事公卿執奏科道交章猶且
睚眦崔文甘其誑惑
陛下脩身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七也　踐祚之初家規必飭持正大之道以遏
恩私守光明之正以杜請託內治外治歸於至
公　宮中府中均為一體
陛下齊家之德聞於天下近日以來始昵宮闈之愛
始懷戚里之私以小易大陳萬言之請不可從

也則重違其意而不恤道路之沸騰貪得無厭
蔣綸等之請不可從也則受命如嚮而不顧賞
賚之後靡上違 祖訓下拂人情猶且堅執
聖心牢不可破
陛下齊家之志怠矣天之所以致怒於
陛下八也凡此八事在天下有離散之憂在縉紳有
危疑之慮在
陛下有切近之災在 社稷有搖動之患在
祖宗有付託之羞在子孫有瞻仰之累
皇天固
陛下之父母也父固所以愛其子也安有父見其子

之危而不為疾聲大呼以趣之者哉妾有父愛
其子之甚而不為嚴詞正色以叱之者哉天固
愛之而
陛下固拂之父固怒之而子固違之嗚呼臣不知其
終矣伏望
陛下上體天心大策　聖志必循天理必遏人欲必
親君子必遠小人必進高明必絕污下必虔恭
寅畏以敬其天必節用愛人以勤其民必率由
舊章以法其　祖必賤貨貴德以禮其臣必虛
已受善以納其諫必誠心下問以講其學必舉
動不僻以脩其身必好惡不偏以齊其家由是

而天不喜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變為景星為
慶雲者未之有也由是而不為鳳凰巢于阿閣
麒麟遊於苑囿者未之有也是皆始於
陛下之一志其幾亦在乎能策與不能策之間耳臣
干冒
天威不勝惶悚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本內詞語狂率好生不知大體着從實回將
話来該衙門知道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臣華湘謹

奏為陳言脩省以消

天變事臣聞王者配天象地故其政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政事之脩則休徵應焉政事之失則咎徵應焉蓋善惡萌於此而禎祥見於彼故曰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夫陰陽之氣充於兩間苟不常而失節無不緣政而起者或一法之拂其情或一令之敗其度天必懸象以示其警是故震電雨氷隕石生螟孛入於斗鸜鵒来巢六鷁退飛四時之忒五行之舛春秋書之呂氏紀之劉尚志之悉本於人為之感而莫有爽焉者也人君

於此能謹天戒而克省其愆雖有其象而災可弭不知所畏則禍患生而傷敗至矣竊覩本監觀象有臺候風有竿今年五月日在戊寅而雷震焉臣嘗考之凡陰氣凝結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故震之為卦一陽在下二陰在上乃陰閉乎陽而不得出之象然同日擊物之處或於城堞或於梵宇而獨發於觀天之所者為甚夫天豈無意乎天意以臣乃掌占候之官也頻年以來星變於上地震於下[illegible]無於四方天之譴告明矣而臣不能[illegible]以蠲愚衷是以

上天罪之而震怒之形然則臣敢不蒙死而為
陛下言哉粤若舜之為君古今稱聖也格於文祖之
目肯明四目而達四聰誠以人君之耳目蔽其
聰明則紛錯眩瞀而是非賢否之實淆然顛倒
而莫知所從如秦之二世惑於趙高梁之武帝
惑於朱异隋之煬帝惑於虞世基遂至天下大
潰而不聞此萬世之迹也仰惟
陛下承　天景命曆數攸歸起偏剔析疑神化理凡
利有所當舉而弊有所當革著品式條貫規制
區畫見於弛張予奪之間有倫有等方其
即位之始優禮公卿特奬臺諫屛權倖以抑私昵汰冗

濫以省浮靡祛釋老斥左道罷工作以蘇疲困
清名爵之冒審刑獄之施深仁義意藹然見於
攺元之一詔内外嚮風華夷仰德罔不跂足以
待而思見其　德化之成不啻如漢文帝之感
山東也奈何所復者不旋踵而壞治者已漸不
如其始矣臣請得而言之古之君臣之相與意
氣孚合而怡然交驩於一堂臣有言焉而君聽
也臣有謀焉而君行也故致治之盛不可及易
曰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也今也形跡濶而外
朝一接都俞吁咈之語恥不可聞或併與其優禮
者而皆失之此不如其始者一也

國家以言寄於科道則諫諍乃其職耳凡朝政之得失臣工之邪正生民之休戚自不可苟焉而緘默也使可苟焉而緘默官何以諫名哉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人主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以見人君不可以不受諫邇來言者封章奏牘日有所陳而於鯁亮之讜論不聞其一嘉納一二以勵其氣則今之諫官殆為清朝之剩員此不如其始者二也聖王出而撫世酬物其慮之也周其防之也固於近習之臣唯恐其乘間伺便以移吾之心志蓋其漸摩積染之久霤水非鑽也可以穿石汲綆非鋸也可以斷

幹故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玆固聖王所以防之慮之也彼其主君朔國如勃貂如鄭衆呂彊今遠未可謂必無其人然有依憑城社席寵飾詐者衡決於其中則不能屏而抑之此不如其始者三也頃年太倉之儲終歲告匱而邊徼逋租不下數萬蓋由食之也不量其所出而入之也不足以供所出蘇軾曰不知其有急將何以加之則冗食不可以不裁也近復見夫閭閻無聊之人私門奔逐而鼠冗肆出將如暴時之不可救樂此不如其始者四也彼邪說之爲人害也久

矣誑以福利之報而人心為之陷溺則浸淫沉錮國事日非韓愈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是豈但以其為吾民衣食漏卮而深惡痛絕之若此哉今以　萬乘之尊而俯臨其誦經之壇不獨不能斥而遠之反慫之而轉令盛也臣不自揣緬念往轍竊於此恒懷漆室之憂焉此不如其始者五也日者都城內外營費不貲西山諸寺巍業相望而毅然毀之不疑天下莫不頌其為帝王之盛節今復以其當鬻於民者而
賜戚里史遷謂自古受命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所係如此苟不

節之以禮而顧縱之以奢不思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豈所以保全之乎況　紫宮之建司空之力竭矣復令新其甲第是停之未幾而勞之即至此不如其始者六也然猶有二焉則甚於此者臣請復得而言之昔者帝王秉摂於上而奔走聯屬天下之人有賞有刑賞必當其功雖微不遺所以示勸也刑必當其罪雖貴不赦所以示懲也天下之人無有不樂而畏之者今也則不然無功者猥賞而輕爵以啓其倖門有罪者脫刑而長奸以反乎成獄則善何所勸惡何所懲哉之數者皆所以召乎沴氣而刑賞猶顯而

可驗者焉蓋天有四時春夏為陽而於君為仁
賞者君之仁也秋冬為陰而於君為義刑者君
之義也刑賞不中仁義乖則陰陽繆戾而災害
於是乎起災害起矣顧乃設齋致醮而求以禳
之是已無悔過之實而欲天之悔禍所謂惡醉
而疾走也其施於政其見於行者如此輔臣言
之而不聽大臣言之而不聽諍臣言之而不聽
天心或有時而愈怒將何以應之乎臣竊私憂過計
陛下所以漸不如始者必有蔽之者也臣不敢遠摭
往事為言近以正德之事觀之
先帝之資明睿天成而事變之來確然獨斷唯其惑

於群枉是以十六年間流寇弄兵而北方騷繹叛藩作亂而南土震驚兆庶愁困疆圉虛耗物力悉屈而海內蕭然則繼其後者豈可不熟計而痛鑒之哉念我

皇祖龍飛淮右親冒矢石以取天下艱難危苦甚矣

陛下握符臨御 上承先緒任大而守重茍不夙夜憂勤砥節脩德以衍萬世之基則無以慰

宗廟不爽之靈荅烝黎無已之望也臣觀三代以還入繼大統莫賢於漢之文帝者夫由藩邸而踐

天子之位乃國家交會之際上天仁愛然災異以啓其衷故文帝之世天非無常帝能率下

以德而民懸之國富刑清登於漢道故呂祖謙曰凡四百年之漢用之不窮者皆文帝之留也臣如賈誼猶痛哭流涕太息其當時之勢事以為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陛下試觀今日之事來何如耶名器濫以假人而天工未勑財貨盡於供佛而天物不恤議禮違乎常典人心有弗和不能行天之春令也總戎運其故習節鉞無所制不能行天之夏令也執法滋惡喧傳萬口不能天之秋令也賜宅興工勞費百端不能行天之冬令也由讖

甸而及海宇民則苦於征求而鮮康阜之樂士兵則疲於朘削而率瘠弱之羸卒吏則失於磨淬振刷而不見乎脩正廉節之純士風俗日瀉紀綱漸弛天下之事不容不寒心而眩目者難以縷數而徧及軀諸腹心受病之人貌言動作如常時外視之若無病者而其元氣已索然也苟不及其未深而療之養以參术之膏濟以薑蔘之味處於閒靜之室而無所勞則厥疾何由而瘳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固不可因循玩愒而不思所以治之治之之本唯在脩德而已矣心之不正則德之不脩德之不脩則心不可正

故宋朱熹屢以是言進於其君而厭聞不用宋室卒於不競君子所以不勝其慨也臣願

陛下經筵進講之後退而尋繹其所講存養於幽獨體驗於施為察理欲之機決存亡之故辨別君子小人之分日召公卿以講乎治理面諭臺諫以通乎下情禁權倖之橫塞冗濫之原闢釋老之非省工作之費慎名器以勵世不以無功而輕授明刑獄以鋤兇不以有罪而苟免凡政令之布必應時而行銳然鼓舞精勵於其上是能以天之心為心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天下之事既理内無失德外無失政吏稱民安兵強

俗厚紀綱整肅而時雍述衡之治於是乎成何星霜水旱昆蟲草木之妖不可除而文帝不可竝戒斯言也諸臣進說屢矣

宸音之答雖溫躬踐之實未見

陛下殆未加之意焉臣念

祖宗以來本監未聞有今日之變者乃敢忘其謭陋妄有所說而一念之忱實無任惓惓也冒瀆

天威罪不容死願造請室以待斧鉞之誅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

南京山西等道監察御史臣史梧等謹

奏為乞謹　天戒以消變異事臣等伏惟

天運無常而其願治之心雖不可見至其所以監之

人事而示諸人以趨向者未始不託諸五行之

運陰陽之布也二帝三王每得其意於升降浮

沉之表以謹之於配合之餘逮後賢否殊狀休

咎異徵經史所載宜無餘藴而否泰俱有明證

亦紀當時昭後世以志畏也春秋魯隱公時三

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宋臣胡安國以

為人為感之也汪徹以為八日之間再有大變

謹而書之已近於嘉靖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地震有聲二十六日早陰雨至戌時分雷電交
作大雨如注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亥時分地
復震有聲歲值饑荒陰陽愆忒況自泗州等處
地方寇賊猖獗摽掠凡在臣鄰慄慄憂懼謂有
後憂恭惟
皇帝陛下至誠格 天痛恤民隱宜無有此轉而復
求之他臣等思惟 天心顧治不已出變示戒
再變示仁也變不虛發理有或召近得邸報與
天傳言臣等展轉聚議仰承
陛下欲廣賢哲以自助本心也然忠佞玆馳而枉直
或遭挫折恐人人驚疑將閉其言[illegible]

宣德意以哀民隱本心也而織造之
命堅不可回恐百姓凛若將在烈焰之旁矣陽貨竊
寶王大弓仲尼猶惡之況景賢奮文竊弄國柄
中傷善類如之何復令之竊據左右之旁是縱之盜
也竇憲害交賓客聚伍倫猶跡其驕佚況陳萬
言淫泆無節如之何窮民力萃工巧以蕩其心
是養之奢也王欽犯順待以不死啓釁禁錮之
人於　朝廷何有遂蒙如此之倖耶邢福海貪
緣武爵而有正千戶之陞媚竈由徑之徒在法
所不可長反中如此之計耶一月之間善有未
集者屢屢若此即汪徹論天道八日之間再有

大變者也夫天之有道猶之人有行也天人一
理互相感召天道失序豈胡安國所謂人為之
感耶天心仁愛告不旋踵日月之蝕復在須臾
臣等不能不為
陛下憂也然人之常情方駭愕於驟事之異隨即釋
然於再事之間夫駭愕於驟事之異者情之所
迫釋然於再事之間者奪之者勝也聖人之情
與衆不同臣等急急以為言者蓋陰陽不調春
秋圖從所謂至譴則臣子之所不忍諱也伏望
陛下上思天變而恐懼脩省以消之者拳拳於今日
[illegible]悲民窮而思以區處之者展

轉之於如何如何之時收織造之
命示天下以節用愛人之心寢軍民之役昭人心以
義推恩之公傳奉以寢典刑以正直容君子義
黜奸邪而於江南窮民尤切之慮焉則
天心可回太平可致矣
嘉靖三年正月初五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臣鄢光先謹

奏為竭愚忠陳末議懇乞

聖明採納以格　天心以弭災異事臣近閱邸報

閏五月内平虜地方地震有聲大同地方天雨氷雹頭畜打死數多房屋亦多打損又詢之北来者每稱京師自五月以来霖雨如注連旬不止房舎傾倒無數田禾盡成巨浸等因臣思變不虛生必有所致乃臣等内外諸臣奉職無狀不能布宣　德意之所致耳臣不勝震省臣聞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宋儒有言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使陽盛

是以勝陰漢儒有言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姦於其間若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惟

陛下體元建極端拱清穆用人圖治宣政布仁無非奉若 天道宜乎天地清寧雨暘時若以躋太平今乃災異疊見又俱屬陰勝之象若此者何也是可以深長思矣臣濫竽言責待罪楚方時憂激中不揣愚陋謹以召致之由及消弭之議備為 皇上陳之伏願 俯賜乘覽而採納於

萬一焉竊惟 祖宗朝時每召見人臣商確政
事與許好問論祈天永命之道與傅巖論水旱
災異之警勢分相忘油然如家人父子至今仰
為盛美令我
陛下恭默臨朝諸臣祇肅 天威秖完引奏見辭數
事近聞 御經筵時不過講說虛文初無問辯
相及閣臣并九卿大臣未嘗一 召見面議
國家大政諸臣章疏少經 省覽或下情不通則
和氣未孚 天心之所以示儆者意以是歟
陛下仁厚天縱慈柔性成如查盤內庫
明詔之頒行也多依違於近習官䕃錦衣酬功之

厚典也顧濫予乎宦閹姦惡憸臣高拱猶豫而去之
不決黨邪小人齊康稽疑而處之太輕革弊或
有未嚴去邪或有未果則陰氣潜滋
天心之所以示儆者意以是歟又或者
朝政之暇退居深宮防檢有踈馳情於娛樂溺志
於幸遊宴樂張焉女謁甚焉而荒業以勑時幾
憂勤以畏
天命者有未至也夫
君心上與天通一念不正天必鑒之
天心之所以仁愛而示儆意者其在是歟臣嘗聞之
商高宗懼災克正厥事周宣王憂旱側身脩行
皆轉禍為福而治成中興及時脩省消弭以敬

迓　天休者在
陛下當汲汲加之意矣臣願
陛下因　天變示戒之嚴念　祖宗創守之難思
先帝遺命之重脩德省行懲膳徹樂避殿露禱思過
　求言親信閣臣及九卿忠直大臣不時於
文華殿會極門平臺等處　召見
温顔款洽與之面議政事講求安内攘外之畧裕
　國足民之方務期措諸治理諸臣章疏摘要者或
　書之　御屏或陳之几案時每
觀覽見之施行常事照舊疏　聞有大不公不法者
　許科道官大班糾舉以防壅蔽　留神萬幾

獨覽剸斷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凡用人行政臧否得失及天下利病經九卿覆奏閣臣擬票允合公議者斷然行之毋使喉舌寄於近倖樞機移於左右一應傳奉諭旨悉行停止萬幾之暇時每檢束此心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嚴禁四勿之私恒存敬一之念不偏於聲色不溺於佚欲宸居獨處益篤顧諟之誠不覩不聞愈切對越之忱持此心於嚴恭寅畏凜乎上帝之日臨斂此心於端莊靜一儼然神明之時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以涵養此心接宦官宮妾之時少以澄徹此心時覽無逸豳風及大

學術義諸書以明瑩此心務期無一念不出於
至正無一息不合乎 天心仍
勅內外大小諸臣痛加脩省許敷陳直言以為消變
弭災之助庶乎下情通則和氣洽陽明盛則陰
濁微 君心正則
天心悅災沴消除庶徵協應天下可臻治平之休而
宗社永保靈長之慶矣臣無任仰望激切之至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災異頻仍財用詘乏懇乞

聖明亟賜停止無益興作以克謹

天戒事隆慶三年七月初六日接到內官監掌印司

禮監太監孟冲等一本題為欽奉

聖諭事內開本月初三日奏奉

御扎

朝殿燈後五掛每照樣造一對通高一丈

方圓鰲山燈每照樣造二座通高五丈傳奉到監臣

等仰惟前項傳造事體尊嚴如蒙　勅下工部

照例辦送物料仍委幹濟司屬官一員與同本

監委官協同看管庶工役早完等因奉
聖旨是這物料作速辦送工部知道欽此臣等竊惟
元夕張燈在
祖宗朝或間一舉行然必時和年豊海内晏然而後
樂此與臣民共之未有當四方多事之際輙預
為遊觀無益之圖者也伏見近日以來
畿輔山東蝗蝻徧野宣府湖廣水旱非常兩廣之
兵焰未銷九邊之塞烽孔熾邇復黃河横流渰
水民皆魚鱉海潮湧溢岸江地盡沮洳譬猶厝
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故謂之安方今事勢何
以異此且郡邑燔于括索之空里甲困于征求

之烈常例起解錢糧每不能供一遇修理營造
事有弗可已者工部往往告匱無以支持令據
該監所用物料等項與夫雇匠搬運人力等役
費且不貲雖見在錢糧或可辦送應用然竭澤
焚林後將焉繼設遇緊急重大事務不知何從
給之又况燈掛鰲山昇平樂事原為
上元令節而設今據欽天監節奏隆慶四年日食
于　元旦月食于望夕此尤　天變之大例該
禮部通行天下救護則正月十五前後數日寔
皇上恐懼修省避
殿徹樂之時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歲在春孟日月相食
天之怒而渝也甚矣未有變見于上猶且戲豫馳驅
浮瑞煙于 禁苑喧鼓吹于 掖庭忽然不加
諸意者也播之四夷傳之萬世其將謂何臣知
皇上
聖明必不為此則是燈掛鰲山之造虛費錢糧重煩
人力不惟作之無益抑復置之無用矣夫作而
用之然且不可剏造茲無益之具棄諸無用之
地先儒有言朝廷之一金民間之百金也值今
民窮財盡之日詎宜盡錙銖之取同泥沙之棄
畧不少加愛惜乎昔 元旦日食

成祖納儒臣楊士奇之言 朝賀宴會悉皆 諭罷
萬歲山架樓棚
憲宗是監生虎臣之奏傳 旨慰勞即時拆卸 貽
謀迄今紀為 盛典伏願
皇上敬畏 天變遠法
祖宗
備德行政求所以轉災為祥之原
節用愛人思所以理財足國之要將傳造燈掛鰲山
並行停止則不作無益而功乃成罔遊于觀而政乃
理
君道有光於

列聖矣臣等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隆慶三年七月初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